

RAYMOND CHANDLER

雷蒙德·钱德勒作品

小妹妹

〔美〕雷蒙德·钱德勒著 宋玲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RAYMOND CHANDLER

雷蒙德·钱德勒作品

THE LITTLE SISTER

小妹妹

[美] 雷蒙德·钱德勒 著 宋玲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妹妹 / (美) 雷蒙德·钱德勒著; 宋玲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 6

(雷蒙德·钱德勒作品)

书名原文: The Little Sister

ISBN 978-7-5327-7407-4

I. ①小… II. ①雷… ②宋…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9351 号

Raymond Chandler

The Little Sister

小妹妹

[美] 雷蒙德·钱德勒 / 著 宋玲 / 译

策划 / 冯涛 责任编辑 / 管舒宁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5 插页 6 字数 138,000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7-5327-7407-4 / I · 4515

定价: 4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37910000

1

鹅卵石花纹的玻璃门上刻着几个斑驳的黑字：“菲利普·马洛……侦探事务所。”这扇略显寒酸的门位于一条略显寒酸的走廊尽头，所处的大楼在那个铺着瓷砖的厕所成为文明基础的年头还算是全新的。这扇门上上了锁，隔壁的另一扇门上也挂着相同的标识，却没上锁。推门而入——屋里除了我之外，还有一只巨大的青蝇。可你要是从堪萨斯州的曼哈顿来的，那就别进来。

初春时节，我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清晨抵达了加利福尼亚，此时高山的浓雾还未弥漫。雨已经停了。群山仍旧是一片翠绿，好莱坞山中的峡谷里，你还能看见高山上的积雪。皮草商店正在卖力吆喝他们的年度清仓货。以提供十六岁处女为特色的妓院生意兴隆。比弗利山庄内的蓝花楹开始抽出嫩芽。

我跟着那只青蝇足足转悠了五分钟，等待它降落。可它就是不想降落。它只想在空中翻腾，嗡嗡地唱着《丑角》^①的序曲。我的苍蝇拍举在半空中，一动不动，随时准备拍过去。明亮的阳光照在桌子的一角，留下了一块光斑。我知道，它迟早是会停落在那儿的。可当它真的停落时，我起初甚至都没瞧见。嗡嗡声终止了，它就落在了那里。接着，电话响了。

我伸出左手，小心翼翼地够电话机。我缓缓地举起听筒，柔声说道：“劳驾请稍等。”

我将听筒轻轻地放在棕色的便条簿上。它还在那儿，亮晶晶地泛着

蓝绿色，浑身充满了罪恶。我深吸了一口气，猛地一挥拍。它的残骸飘落到了房间的另一边，落在了地毯上。我走上前去，捏着它尚且完好的翅膀捡了起来，扔进了废纸篓中。

“感谢您的耐心等待，”我对着电话说。

“是侦探马洛先生吗？”电话里传来一个微弱的、相当慌张的小女孩似的声音。我回答说我就是侦探马洛。“你的调查怎么收费，马洛先生？”

“你想要我做什么？”

声音更尖锐了。“电话上我说不清。这——这是非常机密的。特地来你办公室之前，我得大概了解——”

“一天四十块，其他费用另算。除非是那种一次性收费就能完成的活儿。”

“太贵了，”细小的声音响起，“那么，大概要花几百美元了，可我的工资少得可怜——”

“你现在在哪儿？”

“嗯，我在一家药店，就在你的办公楼旁边。”

“你可以省下一毛钱钱了。电梯是免费的。”

“再说一遍好吗？”

我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上来吧，让我见见你，”我又加了一句。“要是你陷入与我一样的窘境，我会给你出个好主意——”

“我得了解一下你的情况，”细小的声音语气无比坚定。“这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而且非常私密。我不能告诉任何人。”

“要是那么微妙的话，”我说，“也许你需要一位女侦探。”

“天哪，我不知道哪里有，”停顿片刻，“可我觉得一个女侦探不会

① 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莱翁卡瓦洛的代表作。

管用。你看，奥林住在一个乱糟糟的社区，马洛先生。至少我觉得是挺乱的。旅社经理是个非常讨人厌的家伙，满身酒气。你喝酒吗，马洛先生？”

“好吧，既然你提到了——”

“我可不会愿意雇用一個喝酒的偵探，哪怕一滴也不成。我甚至都不贊成抽煙。”

“請問我剝只橘子可以嗎？”

我聽見電話那頭猛地抽了口氣。“你也許講話可以更紳士一點，”她說。

“那你最好去大學俱樂部試試，”我告訴她，“我聽說那兒還剩下幾個紳士，可我不確定他們是否會任你擺布。”說着我就掛斷了電話。

這是朝着正確方向邁進了一步，雖然還走得不够遠。我本應該鎖上門，把自己藏在辦公桌底下。

2

五分鐘後，我用作接待室的那半個辦公室門外響起了門鈴。我又聽見了門關上的聲音。接着，便是一片寂靜。那扇門半掩着。我仔細傾聽，覺得有人剛才向另一間辦公室裡探头張望，沒進門就離開了。緊接着木板上又傳來了一阵輕輕的敲門聲，而後，出于同樣的目的，又發出了那種咳嗽聲。我從辦公桌後站起身來，向外望去。她就在那里。她無需張口，我就能知道她的身份。她看上去比任何人都像麥克白夫人。她是一個小巧玲瓏、打扮得干干淨淨，又顯嬌氣的女孩，一頭精心梳理過的棕色秀髮，還戴着一副無框眼鏡。她身上的衣服很合身，肩上背着那種看起來很别扭的方形包包，讓人想起慈光會的修女帶着急救箱奔赴傷員。柔順的棕色秀髮上的帽子仿佛是過早從她母親頭上摘下來。她素

面朝天，既没涂唇膏，也没有珠宝装饰。无框眼镜让她看起来像是个图书管理员。

“电话上是没办法交谈的，”她犀利地说。“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

“我只是太自负了，不善表达，”我说，“进来吧。”我为她开着门，随后搬了把椅子给她。

她坐在了椅子边缘两英寸处，说：“要是我跟扎格史密斯医生的一个病人这么说话，就别想保住饭碗了。他非常挑剔我跟病人说话的方式——哪怕是最难缠的病人。”

“那老小子怎么样了？自从上次我从车库顶上摔下来后就没见过他了。”

她看起来很惊讶，一脸严肃地说：“当然，你肯定认识扎格史密斯医生。”她的舌头无精打采，舌尖从双唇间探出，徒劳地搜索着什么东西，结果一无所获。

“我认识一位乔治·扎格史密斯医生，”我说，“在圣罗莎。”

“哦，不。这位是阿尔弗雷德·扎格史密斯医生，在曼哈顿。堪萨斯的曼哈顿，你知道的，不是纽约的曼哈顿。”

“那肯定是另外一个扎格史密斯医生，”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确定我愿意告诉你。”

“那你只是在浏览橱窗吗，嗯？”

“我想你可以这么说。要是我必须向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倾诉我的家庭事务，至少我也得有权决定他是不是我可以信任的人。”

“有人告诉过你，你是个可爱的小妖精吗？”

无框眼镜后的双眸不停地闪烁。“我希望没有。”

我伸手抓来一只烟斗，填上烟草。“‘希望’这个词并不准确，”我说，“摘掉帽子，给自己找一副那种彩色边框的时髦眼镜。你知道，就是那种斜框的，颇具东方色彩的——”

“扎格史密斯医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她快速插话道。接着她又问：“你真的这么觉得吗？”面色微微泛红。

我划着一根火柴凑近烟斗，向着对面喷出一口烟。她不由得向后退了一缩。

“要是你雇我，”我说，“我就是你雇用的人。是我，就是我。假如你想在这件事上找些门外汉，那你就是疯了。我挂了你的电话，可你还是跑来了。所以，你需要帮助。你叫什么名字？出了什么事？”

她只是瞪着我。

“看，”我说，“你来自堪萨斯的曼哈顿。上次我背诵《世界年鉴》时，那里还是个离托皮卡^①不远的小城。人口大约一万两千。你在阿尔弗雷德·扎格史密斯医生手下干活，正在寻找一个叫奥林的人。曼哈顿是个小城。没错。堪萨斯的大部分地方都是那样。关于你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信息，能够挖掘你整个家族的历史了。”

“可你为什么想要这么做呢？”她一脸困惑地问。

“我？”我说，“我不想。我烦透了别人告诉我历史。我就坐在这儿，因为我没地方可去。我不想工作。我不想要任何东西。”

“你的话太多了。”

“没错，”我说，“我的话太多了。孤独的人总是话很多。他们要么喋喋不休，要么压根不说话。我们可以开始谈正事了吗？你看起来不像那种会去找私家侦探的人，尤其是你不认识的私家侦探。”

“我知道，”她低声说，“奥林绝对会怒气冲冲，母亲也会暴跳如雷的。我就是从电话簿中找到你的名字——”

“出于什么原则？”我问，“眼睛闭着还是睁开的？”

她盯着我看了片刻，仿佛我是某个怪胎。“七和十三，”她低声答道。

① 堪萨斯州的首府。

“怎么讲？”

“马洛有七个字母，”她说，“菲利普·马洛有十三个字母。^①七和十三——”

“你叫什么名字？”我几乎咆哮道。

“奥法梅·奎斯特。”她眯了眯眼睛，好似要哭一般。她告诉我“奥法梅”如何拼，没有空格。“我和母亲住在一起，”她继续说着，声音越来越急促，仿佛她要为我的时间而付费。“我的父亲四年前去世了。他是个医生。我的哥哥奥林本来也要做一个外科医生，可后来他读了两年医科转向工程学了。一年前，奥林来到海湾城^②的加州西部飞机公司工作。其实他不必去的。他在威奇托^③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我猜，他或许是想出来到加利福尼亚去闯闯。大部分人都这样。”

“几乎人人都想，”我说，“假如你要戴无框眼镜，你至少要配得上。”

她咯咯一笑，手指在桌面上划出一条线，低着头说：“你是说，那种斜框的眼镜让人看起来像东方人？”

“嗯哼，现在来聊聊奥林吧。我们已经知道他到了加利福尼亚，知道他来到了海湾城。我们能为他做什么？”

她思索了片刻，眉头紧蹙。接着她打量着我的脸庞，仿佛正在下定决心似的。随后，她的话就如连珠炮一般：“奥林总是会定期给我们写信。可是最近半年来，他只给母亲写了两封信，给我写了三封。最后一封信还是几个月以前的。母亲和我非常担心。于是我趁休假过来探望他。他以前从没离开过堪萨斯。”说到这里，她顿了顿，问：“你不打算做些笔记吗？”

我哼了一声。

① 菲利普·马洛的英文名是 Philip Marlowe，共十三个字母。

② 此处指的是旧金山昵称。

③ 堪萨斯州中南部城市。

“我以为侦探都会把事情写在小笔记本上的。”

“我负责讲笑话，”我说，“你负责讲故事。你趁休假出来了，然后呢？”

“我给奥林写过信，说我要过来，可他没回信。于是，我从盐湖城发了一封电报，可他还是没回音。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前往他的住处。可真是千里迢迢啊。我搭了一辆公交车，来到了海湾城，找到爱达荷街449号。”

她再次停了下来，重复了地址，我仍然没有记下来。我就坐在那里看着她：她的眼镜，柔顺的棕发，傻乎乎的小帽子，未染豆蔻的十指，不抹口红的小嘴，还有那小小的舌尖在苍白的双唇间忽进忽出。

“也许你不知道海湾城，马洛先生。”

“哈，”我说，“关于海湾城我唯一知道的是，每次去那儿我都要买一顶新的头盔。你想让我把你的故事讲完吗？”

“什——么？”她双目圆睁，透过眼镜就像在深海鱼缸里看到的一对眼睛。

“他搬家了，”我说，“你不知道他搬到哪里去了。你担心他此刻正住在豪华酒店的顶楼，过着纸醉金迷的日子，身穿一件貂皮大衣，浑身散发着有趣的香水味。”

“我的老天！”

“还是我太粗俗了吗？”我问道。

“求你了，马洛先生，”她最终说，“我觉得奥林身上不会发生这种事。要是奥林听到你这么说，你会觉得很遗憾。他抠门得要命。可我知道出事了。那只是一栋便宜的出租公寓，我压根不喜欢那个经理。是那种让人讨厌的男人。他说，奥林好几周以前就搬走了，他不知道奥林搬去了哪儿，他也不关心。他唯一想要的就是一点儿杜松子酒。我都不知道奥林为什么会住在这样的地方。”

“你刚才说一丁点杜松子酒吗？”我问。

她一下脸红了。“那经理是这么说的。我只是转述给你听。”

“好吧，”我说，“继续说下去。”

“嗯，我打电话给他上班的地方，就是加州西部飞机公司，你知道的。他们说，他跟不少人一样，已经被解雇了，他们只知道这些。于是，我又去了邮局，询问奥林是否变更了地址。他们称无法提供我任何信息。这是违反规定的。我把情况告诉他们，那个人说，好吧，如果我是他妹妹，他就去查查看。随后，他进去查看了一下，回来说没有。奥林没有变更过地址。于是，我开始有点儿害怕了。他可能遭遇了车祸或别的不测。”

“你想过去警察局询问一下吗？”

“我不敢去向警察。奥林不会原谅我的。他最顺利的时候也够苦的了。我们家——”她犹豫了再三，那双眼睛背后隐藏了她所不希望的东西。她屏住呼吸继续说道，“我们家不是那种普通家庭——”

“你看，”我疲倦地说，“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个顺手牵羊的小贼，而是一个遭遇车祸撞击后失忆或是严重受伤而无法说话的家伙吗？”

她冷冷地瞥了我一眼，眼神似乎不太友善。“要真是这种情况，我们会知道的，”她说，“每个人口袋里都能找到证明身份的东西。”

“有时候，口袋里空空如也。”

“你打算吓唬我吗，马洛先生？”

“要想吓唬你，我肯定束手无策。你觉得他可能遇到了什么事？”

她伸出纤细的食指放在唇边，用舌尖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指尖。“我觉得，要是我知道这点就不会来找你了。寻找他，你会怎么收费？”

我沉默了很久没有回答，接着，我说：“你是说单干，不泄露给别人吗？”

“是的，我就是指单干，不泄露给别人知道。”

“嗯哼。那就要看情况了。我告诉你我的价码。”

她双手合拢放在桌子边缘，用力绞着双手。那是我所见过的最没有意义的手上动作。“我觉得你是个侦探，你能够马上找到他，”她说。“我可能最多只负担得起二十美元。我还得付这里的一日三餐、住宿费用和回程的火车票，你知道，旅馆贵得离谱，还有火车上的食物——”

“你住在哪家旅馆？”

“我——我不想告诉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为什么？”

“我就是不想说。我非常害怕奥林发脾气。不过，我可以经常打电话给你，对吗？”

“嗯哼。只是奎斯特小姐，除了奥林会发脾气之外，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我看着烟斗熄灭，又划了一根火柴，举到烟斗的凹处，望着对面的她。

“吸烟斗是种很邈邈的习惯吗？”她问。

“或许吧，”我说，“不过，要我放下它二十美元可是不够的。而且，不要试图回避我的问题。”

“你不能这么对我说话，”她勃然大怒道，“吸烟斗就是一种邈邈的习惯。我母亲从不让我父亲在家里抽烟，哪怕在他中风后的最后两年里也是。他有时会拿着空烟斗干坐着。但她确实不喜欢他这么做。我们欠了一大笔债，她说，她可没闲钱给他买没用的东西，比如烟草。教堂可比他更需要烟草。”

“我有点明白了，”我缓缓地说，“在你们家这样的家庭里，其中某个成员成了害群之马。”

她霍地站起身，一把抓过她的急救包。“我不喜欢你，”她说，“我想我不打算雇你。如果你暗示奥林犯了错，那么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家的害群之马不是奥林。”

我眼皮都没动一下。她一转身，冲向门口，刚握住门把手，又再次转过身冲了回来，突然嚎啕大哭起来。我对此情此景的反应，好比一条吃饱了的鱼放弃鱼饵。她掏出自己的小手帕，拭了拭眼角。

“现在我推测你会打电话报警了，”她哽咽道，“曼哈顿报纸会打听所有消息，刊登我们家的丑闻。”

“你不必有此猜测。别再折磨我的感情了。让我看看他的照片。”

她匆匆忙忙抛下手帕，从包里摸索出了其他东西。她把东西递给办公桌对面的我。一个信封。薄薄的，里面可能有几张快照。我没有打开看。

“从你的角度来描述一下他。”我说。

她凝神思考了片刻，这让她有机会动了动她的眉毛。“去年三月，他当时二十八岁，有一头浅色的棕发，颜色比我的还要淡一些，留着一个大背头，一双浅蓝色的眼睛。他很高，超过六英尺。不过体重大约只有一百四十磅。他有点瘦骨嶙峋的感觉，以前留着一点金色的胡须，不过母亲让他刮掉了。她说——”

“不用告诉我。牧师需要用它来填充一个靠垫。”

“你不能这么说我母亲，”她大嚷道，脸色因为怒气而惨白。

“哦，别犯傻了。你身上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不过，你现在可以别再装成一朵复活节百合了。奥林身上有什么特殊的标志吗，比如胎记或是伤疤，抑或是胸口上文有《诗篇》第二十三篇的文身？别不好意思。”

“咳，你不必对着我大吼大叫。你干吗不看看照片？”

“他大概穿着衣服。毕竟，你是他妹妹。你应该知道。”

“不，他没有，”她紧张地说。“他的左手有一个小伤疤，原来那里有个脂肪瘤。”

“他有什么习惯？除了不抽烟、不喝酒、不和姑娘约会之外，平时

还靠什么来消遣？”

“为什么——你怎么会知道？”

“你母亲告诉我的。”

她微微一笑。我开始纳闷，她自己是否有爱好。她拥有一口雪白的贝齿，却没有刻意张大嘴巴。这点不容易。“你真傻啊，”她说，“他博览群书，拥有一台价格不菲的照相机，他喜欢用它来偷拍别人。有时，别人会很生气。可奥林说，人们应该看看他们自己真正的模样。”

“希望这永远不要发生在他身上，”我说，“是哪种照相机？”

“那种镜头非常精密的微型相机。几乎在任何光线下都能拍照。一台徕卡。”

我打开信封，取出几张小照片，图像非常清晰。“这些是那台相机拍的吗？”我说。

“哦，不。这是菲利普拍的，菲利普·安德森，是我之前交往过一阵的男孩。”她顿了顿，叹口气说：“我想，这才是我来这儿的真正原因，马洛先生。只是因为你也叫菲利普。”

我“嗯”了一声，不过隐约感觉有点儿感动。“后来菲利普·安德森怎么样了？”

“可我们在说奥林——”

“我知道，”我打断她，“菲利普·安德森怎么样了？”

“他还在曼哈顿。”她一扭脸，目光投向一侧。“母亲非常讨厌他。我猜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没错，”我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要是想哭的话就哭吧。我不会责备你的。我只是刀子嘴豆腐心。”

我盯着两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的人正低头看，没多大用。另外一张相当清楚，上面是一个骨瘦如柴的高个子，长着一对细小的眼睛，嘴唇偏薄，下巴尖尖的。要是你忘了擦掉鞋上泥土，这样的男孩会提醒

你。我把照片放在一边，望着奥法梅·奎斯特，试图在她脸上发现些什么，哪怕在这样遥远的距离。可我做不到。没有丝毫的血缘共性，当然，这绝对说明不了什么。永远说明不了什么。

“好吧，”我说，“我会前往调查一下。可你应该能猜到发生了什么。他身处一座奇怪的城市。他的收入不错。也许比他一生中任何时候赚得都多。他遇到了之前从未见过的一类人。那绝不是堪萨斯的曼哈顿这样的城市——相信我，绝不是，我了解海湾城。于是他放弃了培训，又不想让家人知道。他会摆平一切的。”

她只是默默地望了我片刻，接着摇摇头说：“不。奥林不是会这样做的那种人，马洛先生。”

“任何人都会，”我说，“尤其是像奥林这样的家伙。那种小城里貌似虔诚的家伙，一辈子生活在母亲的管束、牧师的劝导之下。来到这里他很孤独。他赚到了钱。他想花钱买些甜蜜温馨和五光十色，并不是那种从教堂的东窗照射出来的光线。我倒不是反对这些。我的意思是，他已经受够了这一切，对吗？”

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于是，他开始了游戏，”我继续说，“可他并不知道怎么玩。那也需要经验。他的生活里充满了荡妇和酒精，他的所作所为对他来说就像是偷了主教的内裤。说到底，这家伙都二十九了，要是他想学坏，那是他的事儿。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把错误归咎于别人。”

“我不想相信你，马洛先生，”她缓缓地说。“我不希望母亲——”

“刚才你说过二十美元，”我打断她的话。

她一脸震惊。“我现在就得付钱吗？”

“在堪萨斯的曼哈顿是什么规矩呢？”

“曼哈顿可没有私家侦探。只有常规的警力。其实，是我觉得我们那儿没有。”

她的手再次伸进工具包中摸索，扯出一个红色的零钱包，从中取出一些纸币，钱都分别整齐地折叠起来。三张五美元和五张一美元。钱包里似乎所剩无几了。她半举着钱包，所以我看清了里面是空的。接着，她在桌子上摊开几张纸币，一张一张叠好，推到我面前。动作缓慢而悲伤，仿佛她正在溺死一只最宠爱的猫咪。

“我给你开张收据，”我说。

“我不需要收据，马洛先生。”

“我需要。你不肯给我你的名字和地址，因此我需要留一张有你名字的单据。”

“派什么用？”

“用来证明我是你的代理人。”我拿来收据簿，开了收据，举起本子让她在副本上签字。可她不愿意。过了一会儿，她不愿地拿起铅笔，在副本上用工整的秘书字体写下了“奥法梅·奎斯特”。

“还是不留地址？”我问。

“我不想留。”

“那就随时打电话给我。我家里的电话也在电话簿上。布里斯托公寓，428号房。”

“我不太可能来拜访你，”她冷冷地说。

“我还没邀请你呢，”我说，“要是你愿意的话，四点钟打给我。我可能会有所发现，也可能没有。”

她站起身，“我希望母亲不会认为我做错了，”她边说，边用苍白的指甲点了点嘴唇。“我是指到这儿来。”

“只求你别再告诉我任何你母亲讨厌的事了，”我说，“只要略过这部分。”

“哎呀，真是的！”

“别再说‘哎呀，真是的’。”

“我觉得你是个非常粗鲁的人，”她说。

“不，你不是这么认为的。你认为我很可爱。而我认为你是个迷人的小骗子。你觉得我不会为了什么二十美元接下这个案子，对吗？”

她镇定地瞥了我一眼，突然冷酷地瞪着我。“那又是为什么？”还没等我回答，她又说：“因为空气里弥漫着春天的味道？”

我仍旧未回答。她的脸微微泛红。接着她咯咯一笑。

我不忍心告诉她，我只是因为太无聊、无所事事才接了她的案子。也许也是因为春天到了。她眼眸中所蕴含的某些东西却比堪萨斯的曼哈顿更沧桑。

“我觉得你非常善良——真的，”她温柔地说。随后她迅速转身，几乎是跑着离开了办公室。她的脚步沿着外面的走廊发出轻微、尖利的“嗒嗒”声，就仿佛父亲试图享用第二块馅饼时，母亲敲打餐桌边缘所发出的声音。而他身无分文，一无所有，就坐在堪萨斯的曼哈顿门廊里的一张摇椅中，嘴里叼着他的空烟斗。在门廊上的摇椅中摇来摇去，又慢又轻，因为那时你已经中风，只能摇得又慢又轻。嘴里叼着烟斗。没有烟草。除了等待，无所事事。

我把奥法梅·奎斯特来之不易的二十美元装进了一个信封，写上她的名字后扔进了抽屉。我可不喜欢身怀“巨款”到处乱跑。

3

你可能很久以前就知道海湾城，却不知道爱达荷街。你可能知道许多爱达荷街，却不知道爱达荷街449号。前方街区的地面高低不平，几乎成了泥地。歪歪扭扭的栅栏隔开了街道对面崎岖不平的人行道，里面是一座木材厂。再往前半个街区，一道废弃的支线铁轨一直延伸进两扇用铁链紧锁的高大木门，门似乎已经有二十年都不曾开启了。小男孩们